

第一章 身體歸原主

風聲微響。

于靈飛聞到一陣濃郁的花香，一張開眼睛，才看到自己站在一片翠綠樹蔭下，花朵點綴在林木間，地上的軟泥踩踏起來，像走在最高級的地毯上，陽光拂照，幾朵雲兒飄過天邊，天地間靜謐無聲。

忽然，銀鈴笑聲傳來，一道聲音嬌嗲的嗔道：「討厭，蜂兒愛這花的香味，別插我髮上，會引蜂來的。」

「你這就叫做招蜂引蝶，你看，不是已經引來我這隻蜂了。」

「對，我就是引來你這隻虎頭蜂，虎視眈眈，對我不懷好意，人家才不從你。」又是一陣嘻笑夾雜跑步聲，看來這對情人在玩你追我逐的遊戲。于靈飛只覺嬌嗲說話的人聲十分耳熟，探頭望去，在桃花林深處，一抹淡紅身影因踢到石頭「哎呀」一聲，一跤絆倒，後面的人抱著他，兩人滾在一起。

仰躺在地上的他，因剛才跑得氣喘吁吁，晶瑩如玉的額上微微沁汗，滿面笑意，櫻紅的嘴唇勾人似的往上翹，細細的黛眉飛揚，構成一張美艷中帶著純真的笑容。于靈飛喉口一陣乾澀。媽呀，這不是桃紅嗎？難道他在作夢，夢見桃紅曾發生過的事？

「豔紅，我想要帶你離開這裡，你願意嗎？也許你一開始會不習慣那樣拘謹的生活，但是我保證，我會疼愛你一生一世。」

豔紅臉泛紅暈，手指輕劃過男子的鬢角，眼裡有著喜悅與憂愁。「我、我真的可以嗎？我是個什麼也不懂的鄉下土包子，你說你住在京城，那對我而言是個遙不可及的地方，而且我上回從隔壁村裡市集回來時，我養父的神情好恐怖，他說我不能離開村裡，一離開就會發生很慘的事。」

「你爹一旦知道我的身分，就會什麼都答應的。」男子語氣充滿自信的說。

「你的身分？你到底是什麼身分？」豔紅挑著眉，好奇的問。

男子在他耳邊輕聲道：「你以後會穿著鳳冠霞帔的，你覺得我是什麼身分？」

豔紅皺皺鼻，「你在胡說什麼，哪個出嫁的人不是在吉日穿著鳳冠霞帔？」

男子摟著他的臂膀一緊，「嗯，我會讓你穿上，而且一生一世都不脫下。」

豔紅噗哧笑了出來，「那我不就每日都上花轎嫁給你，你的腦子可真奇怪。」

「竟敢對我說奇怪？你不怕我一聲令下，讓你人頭落地嗎？」

豔紅輕戳他的胸膛，「你裝這什麼官老爺的派頭，太好笑了，嘻嘻嘻……呀！」

他笑得甜蜜可人，躺在他身側的男子眼神轉深，薄唇火熱的堵上，豔紅熱情的環住他的頸項，眼神迷離的啟唇任他親吻。

一個白髮老頭立在桃花林另一邊，他臉色鐵青，宛如要吃人般的盯著豔紅，然後渾身發顫的看著男子，喃喃耳語道：「怎會這樣？我不會認錯的，那是太子殿……」

他還未說完，身後人踏枯葉聲微響，他剛回頭，腰腹就被一劍刺出血洞來，他倒在地上時，雙眼還瞪得老大，嘴上喊道：「皇——」斷氣而亡。

來人做侍衛打扮，擦去劍上的血跡，面無表情的說：「皇上說你辦事不力，留你這條命何用，連養個鶻兒都能勾搭上太子，簡直是個廢物。」

劍入鞘後，他邁步接近那對情侶時，還故意踏出聲響。

男子站了起來，豔紅羞紅著臉躲在他身後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公子，老爺來信，要您速回京城。」

男子皺眉，「莫非京城裡發生什麼大事，怎會這麼緊急要我回去？」

「老爺說不可延遲，公子，我已吩咐人備馬，讓您立刻可以上路。」

男子望了身後的人兒一眼，豔紅緊緊揪住他的衣袖，一臉快哭出來的表情，他安慰道：「我會很快回來的，你的事我還沒跟我爹提過，還是你可以跟我一起……」

那侍衛打斷他，再次提醒，「老爺說不可延遲，公子，多帶個人恐怕拖慢行程，您也知道老爺的脾氣。」

男子猶豫了下，點頭道：「也是。豔紅，你待在家裡，我會很快趕回來的。冠中你留在這裡替我照顧他。」

稱「是」之後，那叫冠中的侍衛牽出馬，男子跨上，依依不捨的望了戀人一眼，才絕塵而去。

豔紅摀住臉哭了。他不知道戀人的身分，他曾經問過，但戀人卻支吾其詞，這一別，萬一戀人不回來了怎麼辦？

他一邊哭，一邊跟著冠中走，冠中領著他走向桃花林深處，他有些覺得不對勁的停下腳步。

冠中臉帶微笑道：「怎麼不走了？豔紅少爺。」

豔紅倒退幾步，危機感讓他呼吸急促，桃花林深處走出好幾個穿著勁裝的男子，他怯怯的看向冠中，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。

冠中開口道：「豔紅少爺，公子很喜歡你，非常喜歡你。」

這些話直接露骨，讓他臉紅了，但接下來的話，讓他臉色由紅轉青。

「公子把你賞給我們了。」

豔紅尖叫逃竄卻很快被制止，他頭髮亂了，鞋也掉了，樹枝在身上刮出無數傷痕，男人們淫笑著用繩索捆住他施虐，然後再將身心殘破不堪的他，賣入最低等的妓院裡……

于靈飛驚醒過來時，眼裡充滿淚水。

風嫋見狀驚道：「老闆，你怎麼了，怎麼哭成這樣？」

這身體裡還殘留著桃紅的愛與恨，于靈飛的雙腿直打顫，腦裡只有他非要親手宰了那個公子的念頭。

「給我刀，沒用的桃紅，什麼毒殺切以刑，有膽子的話，你就去找罪魁禍首，弄種，就算對方是王爺又如何，我直接殺進他王府去。」

于靈飛目露兇光，怒氣沖沖的套上鞋，出了門後，他從市集裡賣刀的攤位上，隨手選了把鋒利的刀子。

風嫋追在他後面，見他拿了刀，錢也沒付，趕忙掏出銀兩給那就要追上去抓人的小販，同時心裡憂急不已。

老闆到底是怎麼了？為什麼會說什麼毒殺切以刑、什麼殺進王府的瘋話，而且還逢人便問：「承王爺府在哪裡？說啊，在哪裡？」

于靈飛拿著刀，殺氣騰騰，一到承王爺府門口就被守門的侍衛給攔下，他大叫不休。

白謁承剛從外面歸來，見到此情此景，喝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，在本王府前這麼吵吵鬧鬧的？」

「你，白謁承，好一個下三爛的混蛋，你叫人輪姦豔紅，然後再把他賣進最低等的妓院裡……」

他還沒說完，腦袋裡忽然「轟」的一聲，腳步踉蹌，他看到自己飄浮起來，而下方的身體竟然動了起來，上前環住白謁承的脖子，幽怨的聲音如泣如訴。「我在等著你回來，為什麼你再也沒回來了？」

白謁承一怔，旋即扯下他的手，「桃紅花魁，請自重。」

「你怕什麼，不是說要讓我穿著鳳冠霞帔的度過每一天嗎？你到底在怕什麼，連回來也不敢？就算知曉我在京城，過著倚門賣笑的卑賤生活，也不敢來看我一眼，你就這麼害怕，寧願讓那些人凌辱我，好斷了對我的念頭？」

桃紅的聲音越來越高亢，字字句句像珍珠落盤般的錚錚鏘鏘，內容卻像利劍戳刺，每說一句就戳得白謁承面目猙獰。

「我怕的，就是我們做了不該做的事！」

白謁承用力的推開他。

桃紅抓住他的手臂狠狠的咬上，幾乎要咬掉他一塊肉。

風煽尖叫。

白謁承推開桃紅時，桃紅滿口是血，抬頭狂笑道：「你呀，你真是個可憐人，身為皇子卻如此懦弱，什麼也不敢爭取，連皇位都拱手讓人，我看了都同情萬分，真想替你掬把同情之淚，承王爺。」

白謁承身邊的人立刻遞上白帕蓋在傷口上，那白帕瞬間染滿鮮血。

與此同時，侍衛們舉刀，將桃紅圍了起來。

白謁承怒喝，「退下。」

侍衛們面面相覷。

白謁承血流不止，也沒想去包紮，就這樣直挺挺站著，臉上表情木然，「你恨我，我能理解，你我身分天差地別，你怪我也好、怨我也罷，是我辜負了你，也是我傷了你。」

「哎呀，誰敢傷我皇兄，捉起來，處以極刑……咦？這不是桃紅花魁嗎？怎麼，你拿刀要殺誰？誰讓你這麼氣？不會是我家老八吧，我說過了，那茶樓不是老八拆的，是別人冒名的，你就原諒我家老八吧。」

彷彿還嫌狀況不夠亂般，擅長作亂的人來了。

白謁圖依然一身白衣滾著黑邊，一柄描金畫扇在手裡搨呀搨，身邊跟著他剛從茶樓帶出來的綠竹。

「皇上吉祥，切將軍吉祥，我與承王爺是舊識，知道他回京，今日特來叨擾，倒

讓兩位大人見笑了。」

桃紅滿臉帶笑，那笑容淫蕩，拜見白謁圖時，還佯裝重心不穩差點跌倒。

白謁圖扶了他一把，感覺手下肌膚軟嫩得像要化掉人的指頭，他叫了一聲，「哎呀，花魁膚若凝脂，比起宮裡的妃子還滑溜，今夜願意入宮侍寢否？」

白謁承臉色大變。

切以刑更是直接拖過桃紅，怒吼道：「誰准你出來招蜂引蝶，回家去，你只准伺候我一個。」

「切將軍好大的官威，連皇上都不放在眼裡，桃紅是個妓，自然是誰開價高就賣誰，也就是誰地位高，我就攀附誰，敢問大人，是將軍你大？還是皇上大呢？」切以刑聽得怒火上升，整張臉已經鐵青。

白謁圖哈哈大笑，「真是恐怖呀，所謂女人心海底針，鸚兒心就是絕毒針了，朕若是個昏君，就要在此刻宰了以刑，朕要是個明君，更要斬了這個敢跟皇帝搶女人的笨蛋，因為他兵權在握，搞不好為了一個鸚兒，真發兵弒了我這個皇帝。」切以刑立刻跪下，「皇上，以刑絕無二心，只是桃紅已是我的人了，只有他，以刑重如性命，要他之前得先要我的命。」

白謁圖搖頭晃腦的嘆息，「慘呀，真是有夠慘的，我還以為全天下，就只有你跟我不會落入愚蠢的情網，沒想到我看錯人了，以刑，你讓朕失望了，朕得讓人杖打桃紅一頓，竟讓我朝冷酷話少的切將軍變成繞指柔，偏偏以刑你說了，重他如性命，我是打不得了，那就——」他帶笑的眼色迷迷的瞟向身邊的人，「就綠竹代受吧。」

絲毫沒個皇帝的樣子，他就這樣一掌拍在綠竹屁股上。

綠竹羞得整張臉通紅不已，忙躲在他身後，以遮住自己火紅的臉。

「走吧，大皇兄，還得去看病重的皇叔呢，別誤了時辰了。綠竹，你跟著桃花花魁回去吧，我和將軍要去辦正事。」

白謁承跟著走了，一場風波無疾而終。

桃紅眼裡閃著恨。

綠竹不察，傻傻的撲了上去，一邊抱怨，「老闆，都是你的錯，害皇上、皇上打了我那一下，羞死人了……哇啊——」

他一跤摔在地上，因為桃紅反手甩了他一記耳刮子，厲聲道：「沒出息，你的身子值幾文錢，被男人摸一下會怎麼樣，還不是沒多久就得服侍男人了，少給我鬼吼鬼叫。」轉向另一面警告，「風嫋，過來，少這麼畏畏縮縮，小心我吊死你。」風嫋眼色比綠竹不知高出多少，早已明白眼前的人不是幾個月來的老闆，他惶恐的遞上帕子，讓桃紅擦嘴。

桃紅一邊擦，一邊瞧著嚇得發抖的綠竹。

綠竹再怎麼單純天真，也終於明白老闆又變回以前的桃紅姊姊。

「幾個月沒見，你倒是出落得益發標致了，竟連皇上都勾得上手，不過皇上還沒要了你吧，要不然也該厭了你這空有長相的蠢蛋才是，這兩日就讓人幫你破瓜，免得你太生澀，服侍不了皇上。」

綠竹驚得發顫。

桃紅沒理他的轉頭回茶樓，風嫋趕緊跟上。

綠竹回去哭哭啼啼的去找娘親跟阿捧。

林青娘一聽也嚇得滿頭冷汗，急忙找了桃紅，說要贖回綠竹。

桃紅冷笑道：「我樓裡的鸚兒只賣男人，不賣女人的，不過若是妳想要賣，年紀是老了些，但是國公爺用過的也是個噱頭呀。」

何曾聽過如此惡毒下流的話，林青娘又驚又惱。

阿捧躲在門後，一聽桃紅的話，快步回了自己的房裡。老闆不擅長理事，便把重要的東西都交給他掌管，都收在一個包袱中。

他打開包袱，入目是一大疊的賣身契與茶樓房契，他握緊那疊賣身契，上頭只有寫賣進樓裡，並沒寫是賣給桃紅，這至少是條活路。

那一頭，林青娘與桃紅鬧得不歡而散。

阿捧趕緊召集大家當眾將那些賣身契撕去，免得有鸚兒不信，以後還傻傻的被桃紅威脅。

桃紅知曉要阻止時，就見眼前一堆廢紙，他氣得臉色鐵青，一巴掌甩了過去，阿捧也不躲，被打得口角掛血。

「你真是反了，阿捧。」

「你是桃紅姊姊？」

「要不然你以為我是誰？」

他們像在打啞謎一樣。

旁邊的鸚兒聽得一頭霧水，綠竹奔了出來，擋在阿捧身前，「阿捧是八王爺的人，你不能打。」

桃紅掩嘴一笑，「又來了個王爺，阿捧，你是在自尋死路，跟那些大人物打交道，可是會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，他們視鸚兒為下等人，你還以為能攀上高枝嗎？」

「八王爺心裡無我又如何，這是我自己選擇的，就算我以後會因此荊棘加身、一身血淚，也是一世無怨。」阿捧語氣清冷，維持他一向的淡定。

他的話觸及桃紅的痛處，桃紅舉手要打他，這次他沒再乖乖挨打，揮拳相向，他長得比桃紅高大，又曾做過一陣子粗活，力氣比桃紅大得多，桃紅被他打得後退好幾步。

「若是前幾個月，我便是被你打死了也不會吭上一聲，但現在，你手上沒有我的賣身契，憑什麼打我？有人告訴我要爭，爭過才不後悔，這樓裡的大家已經不屬於你，我就是為他們而爭。」

桃紅驚怒交加，「你好大的膽子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你們是我桃紅樓裡的鸚兒，你以為你攀上八王爺就可以飛上枝頭變鳳凰了嗎？」

「我從沒這麼想過，這幾個月來我學到很多，鸚兒不是一定要依賴男人而活，只要有一技之長，我們也不是非要以色侍人。」

「你說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視鸚兒為下等人，難道你就不是嗎？你打從心底看不起自己鸚兒的身分，恨自己生就這身分，你作踐自己便可，不必拖他人下水，這樓

的地契、房契全在我手裡，這已經不是你桃紅的樓了，你走吧。」

桃紅氣得臉色乍青還白。

綠竹紅著眼眶扯著阿捧的衣袖，阿捧拍拍他的手背安撫他。

幾十個沒有主張的鸚兒眼看風嫋、綠竹這些常圍在老闆身邊的人，現在都站在阿捧身後，也慢慢移動腳步。

桃紅氣得拂袖而去。

「老闆變了，又變得跟以前一樣了。」綠竹小聲哭道。

風嫋哭得比他更厲害，「那才不是老闆！」

聽他們哭著，阿捧的腳也軟了，他不像綠竹輕聲哭，而是放聲嚎啕大哭。以前，老闆告訴他，他不是桃紅，他不信，現在他信了。

但卻太遲了，老闆去了哪裡？教他要敢爭敢言、改變自己命運的人，現在到底去了哪裡？

切以刑回到將軍府時，桃紅已經坐在房裡等著他。

拜那個姓于的所賜，他一路暢行無阻進到切府，甚至還有人主動送上茶。

此刻他的唇邊帶著一抹笑，衣襟微敞，秀髮披散，一見到切以刑，便嬌滴滴的偎了過去，「將軍回來了，桃紅今日多嘴，惹將軍生氣，特地來向將軍賠罪呢。」

「哼，你會賠罪，那鐵定日頭打從西方出來了。」

切以刑怒瞪他一眼。竟然當著他的面勾引別的男人，而且那男人還是當今皇上，這小蹄子越來越大膽了。

他捧了杯茶，端到切以刑的面前。

切以刑接過，才喝了一口，桃紅已跪在他的身前，快手解開他的褲子，掏出他的陽物，以嘴服侍。

切以刑變了臉色，用力推開他，怒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切將軍說這什麼笑話，我是愛慕你至深的桃紅呀。」

他拔了劍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你不是他，殺了他，他也做不來這事。」一股冷意忽然竄至四肢百骸，他運起內力擋著，卻像將冷油潑進熱融的鐵爐，霎時燃燒起來，那茶——有問題！

他頭腦發脹，身軀搖搖晃晃，手中的茶杯與劍都落了地，鏘聲後是桃紅放浪的聲音響起。

「不、不要！將軍，那裡會癢啦……」

他一邊淫聲浪語，一邊唇邊帶著冷笑的撿起劍，他劍尖往下，刺進自己的小腿，然後放聲尖叫，「呀，有刺客，有刺客行刺將軍——」

一劍不偏不倚的刺入切以刑的心口，他冷笑道：「我是桃紅，你之前認識的那不是我，好像姓于，叫什麼飛的，你就去陰間地府找他吧，只是你連他名字都不知曉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人哩。」

門被用力撞開，桃紅哭得涕泗縱橫，伏在甫斷氣的屍身旁，「將軍、將軍，你說話呀，別丟下我一個人孤孤單單。」

亞動急速閃入，劍已經出鞘，地上的人一動也不動，桃紅淚眼汪汪的看著他，「將軍……他去了！」

「嗯，將軍去了宮裡還沒回來。」亞動低聲回答。

桃紅皺緊眉頭，「你瘋了嗎？將軍他……切將軍他死了。」

亞動無法置信，「桃紅花魁，你連將軍都認不出來嗎？這人不過是將軍的影衛跟將軍有幾分像，又穿著將軍的衣服走進來，你就認錯人？」

桃紅愕然，轉眼看向躺在地上的人，那雙眼圓睜的死相，教他分不出到底是不是切以刑，隨即那死人一手扣住他的手臂，嚇得他尖叫一聲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切以刑身穿護甲，桃紅力氣又小，那一劍根本沒傷到他。「你還真的認不出不是我本人，你不是桃紅，你到底是誰？」

第二章 月老搞的鬼

燕樓神識飄飄蕩蕩，彷彿一會處在白霧瀰漫的幽谷，一會又在熾熱灼身的火鍋裡，四周的景象千奇百怪，轉瞬即逝，分不清時間與地方。

「喝水，慢慢的喝，我加了藥，不會再那麼難受了。」

涼風襲來，燕樓睜開眼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座亭裡的木椅上，頭枕在男人的大腿，那男人餵了他一碗湯藥，立刻緩解了他心口的疼痛，沒一刻，他已經可以坐起，這才發現，自己連身上的打扮都換了。

他褪去儒衫，穿上白宋國裡鸚兒常穿的紗衣，料子輕軟，做工不俗，顏色恰是少主喜歡的綠黃色。

「你、你到底想要幹麼？」

燕樓瞪著眼前的鄂佳。少主不殺他，反而餵藥給他吃做什麼，他不是想要將自己除之而後快嗎？

回想起當初自己逃走時，他疾射穿心的毒箭，燕樓心裡更是驚疑不定。

那一箭不留半分情面，他感受到的只有恨意。

「我想幹麼？這倒是個好問題。」

鄂佳站了起來，往前直行，前方是一艘小舟，在青綠色的蘆葦中隨著水波輕輕擺盪，他跨了上去，做了一個請的手勢。

燕樓知他奸詐狡猾、殺人不眨眼，心想上了這小舟，自己還能活著嗎？

「你不敢嗎？樓兒。」

燕樓嘴角微撇，「你若要我死，我現在也不會還活著了。」他跨上小舟。

鄂佳讚賞的睨他一眼，划動舟槳，「伊啊」一聲，水波蕩漾，小船便離了岸，岸邊殘留幾朵荷蓮。

鄂佳笑道：「好舒爽的天氣，白宋國京城四季如春，與我波難國倒是大不相同，還記得我七歲時，堆了兩個雪人，一個是你，一個是我，還拿了兩根棍子當成手握在一塊……」

「少主聰穎過人，七歲時就算遊戲，也看得出日後定是人中之龍。」

彷彿沒聽出他的諷刺，鄂佳臉上微笑沒變，「在我十歲時，已經不想堆雪人，於是做了雪架，就在雪上滑，那飛快的速度教人大呼過癮。」

「少主聰明蓋世，總能想出旁人所無法想出的點子，主公也一向以你為傲。」

「到我十五歲……」

他絮絮叨叨，從七歲講到二十餘歲，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，燕樓虛應的誇讚，說到後來顎佳歡笑連連，燕樓卻是冷沉如水。

「樓兒，我在你心中是不是足智多謀、高深莫測，是不是人世間最難得的奇葩？」

「少主超群絕倫、才華洋溢，兼文武雙全，以後必是威震天下的英才。」

顎佳放聲大笑，驚動鳥雀，揚起翅膀飛向四方。「我呀，只是個貴胄世家的庸庸碌碌之才，我怯懦平凡，是個二世祖，哪是什麼英才。」

燕樓一直低垂著目光，這時才抬頭看著眼前的男子。

他的唇太厚、額頭太寬、一雙眼睛太狹長，他不是八王爺那樣的美男子，也不是切以刑將軍那種威武昂藏的壯漢，但他自有其魅力，不是因為他的世家，而是因為他這個人。

顎佳揚聲笑了起來，「你在想，我的魅力是因為個人，跟我的家世有什麼關係，對吧？」

被他一語道中，感覺好像在說自己傾慕於他，燕樓不自在的別開眼，「少主自謙了，竟把自己說得如此平庸，像這讀心之術，又豈是一般人能會的，這還不夠說明你是人上人嗎？」

「我只讀得懂你的心，我呀，就是一個二世祖，為了堆雪人，叫底下人勞師動眾，弄了一車又一車的雪；為了滑雪車，就剷了半座山，我內心非常明瞭我是個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，但因為有你，所以我變得不一樣，沒了你施的魔法，我就會變成一隻卑賤的老鼠。」

燕樓驚異於他所說的話，眼前的男子明明是飛翔在九天之上的青龍，為何今日會在他面前這麼貶低自己，瞧他的神色，又不像是開玩笑。

「我聽說你已經謀位成功，當上波難國的新君，這還不是人上人嗎？」

顎佳再划動舟槳，他們離岸更遠了。「那是你害我的。」

「我害你篡位？」燕樓不可置信的瞪著他。

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！他氣得站了起來，小船一陣搖晃。

顎佳握緊船舷，「小心些，我不會泅水，別讓我掉下去。」

燕樓心中氣怒，但他一發聲，他又訕訕然的坐下。

「嗯，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我是個二世祖，但偏偏你看我的眼神，就像我是個高高在上的神祇，我能怎樣？為了繼續吸引你愛慕的目光，我只好變成神祇了，是你的眼神對我施了魔法，我才能成為現在高高在上、人中之龍的顎佳，我才能坐上如今這個位置，失去你，我便像失去魔法，再度變成一個遊手好閒的二世祖。」

「少主，你錯了！」燕樓不贊同的駁道。

顎佳臉上失去笑容，變得嚴肅。「是你錯了，樓兒，你的資質比我好，你不知你練劍奇快，為了不落後於你，我每天半夜都不畏寒冷起身，在後院練劍。夫子教的東西，你天資聰穎，讀兩、三遍就能貫通，我要讀上十遍、二十遍。」

「我挑燈夜讀，我學馬術、箭術、帝王術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在你眼中看到，自己

就是個將成為君王的人，是你那愛慕崇拜的眼神推動著我。」

燕樓啞口無言，這些他完全都不知曉。

「失去你，我就失去方向，我知道自己的資質平凡駑鈍，是你讓我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人，你要離開我，我能不恨不氣不怨嗎？是誰奪去你的注意？你那讚賞的目光將落在別人身上嗎？那我又要被打回原形？所以我那時甚至有一種想法，與其把你讓給別人，還不如讓你死在我的手上。」

他笑了，「當然，這是個傻想法，箭射出的時候我就後悔了。」

他才沒有後悔。燕樓從他唇邊的輕笑看出，這男人那時是恨到真的想殺死他。

「你叛逃之後，我瘋了般動用所有人力尋你，驚動了皇堂兄，你也知道這些年我們部族勢力愈加雄厚，在我皇堂兄眼中早就成為一大威脅，他一直想找個藉口拔除我們部族在朝中的勢力，我若實話說動員部族人力是為了一個鵜兒，他肯定不信，還會安我一個謀反的罪名，我不能讓他阻了我找你的計畫，也不能讓他利用此事對我們部族發難，只能先下手為強，我就是為你才謀反的，這還不是你逼我的嗎？」

「你——」

燕樓過去待在他身邊，對波難國的局勢看得清清楚楚，顎佳篡位，的確是自保的上上之策。

波難雖然是個國家，卻是由二、三十個部族組成，國君就由最強部族的族長出任。

「你捨棄我不就好了，何必、何必……」

顎佳再次嚴肅的望著他，「如果能夠捨棄，我犯得著千里迢迢來尋你嗎？這回若是帶不回你，我一定會——」

殺了你這三個字沒有吐出，但他們都心知肚明。

突然船身一陣震動，船底撞上下方的石頭，船一下翻覆，兩人落水。

燕樓全身濕透的浮上水面來嗆咳了幾聲，他水性不好，因為波難國的河川大半年冰凍，難有機會練習泅水，但他兒時生活在白宋國，泅水過，至少還能自保。濕透的黑髮貼在臉上，下一瞬，他腦中心思電轉。少主不諳水性，他若死在這裡，自己這一生就自由了，不會有人追殺，能夠以木鷗之名繼續自由自在的活下去，天地之大，將任他來去自如。

「只要顎佳死了——」這個想法讓他的心緊縮起來，他舉目四望，水面只有自己浮動造成的水波，少主沒有浮上來，他撥開濕淋淋的髮絲，往事一幕幕湧了上來。從他到波難國後，幾乎與少主同住同食，這男人讓他看不透，但偶爾對方展現的笑顏與溫柔，會讓他恨起自己鵜兒的身分。

他連當他的妾都不夠格，皇親國戚不會碰鵜兒，就像少主從沒碰過他，偶爾不小心聽到他與侍妾的調笑嬉鬧，便心如刀割，他不癡心妄想，卻不能遏止自己的心受凌遲。

他與少主有同窗之誼，是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，但他們永遠不可能是對等的，所以他發狠的傷了少主，少主驚怒交加，眼裡只有怒火與受傷，他射出毒箭的那一剎那，他聽到自己心碎的聲音，這男人心裡沒有他，一丁點都沒有，才能下手如

此毒辣。

他自由了，少主死了，他一生夢想的自由終於到手。

但為什麼他沒有一絲喜悅，淚水從他的眼裡流出，他寧可自己死了，也不讓那個人受到一點點傷害。

他大聲叫喊，「少主，你在哪裡？你在哪裡？」

他水性不好，卻拚命的一次次潛進水中，梭巡著那抹身影，多少次憋氣到極限，他才無可奈何的浮到水面上嗆咳一陣，幾次下來早已精疲力盡。

就在他要再次下水時，一雙大手緊緊圈住他的腰身。「夠了、夠了，我騙你的，我會泅水，我會，你別再找了。」

他蒼白著雙唇，兩眼無神地望向他以為葬身在潭底的人。這奸險狡猾的小人！怒火爆發的他握拳猛擊鄂佳的胸膛，積壓在心裡的怨憤衝破桎梏。

「你到底要我怎麼樣？我不逃，難不成留在波難國，被那些嫉恨我的世家公子給輪流凌辱一遍嗎？我沒了爹親，沒了伴讀地位，我剩下什麼，就剩下這鷓兒身分，我留在那裡只有死路一條，不，是比死更難受的境地，我能不逃嗎？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條生路，讓我斷了對你的念，讓我——」

他摀住自己的臉，不想被這個自己想愛又不能愛的男子見到自己的軟弱。「讓我永遠都不再想你、思你、愛你。」

下一刻，顎佳緊緊的抱住他，「我等的就是你這句話，要從你嘴裡挖出這句話就要一直逼你，逼得你無路可走，你才會真正落入我的手裡。」

雙唇相接，燕樓張開唇，顎佳忘情的吸吮著他唇內的一切，就像要把他的骨血都給吸入自己體內，吻得燕樓快喘不過氣，用力地推開他。

顎佳這才舔著唇笑道：「好辣的吻，孤王早在你十二、三歲時，就想吻遍你全身上下。」

燕樓一怔。

顎佳無辜的看著他，「沒辦法，在你眼裡，孤王太過高高在上，再加上你的武功高過於孤王，孤王不能來強的，下迷魂藥嘛，你對藥學的知識比孤王還好，恐怕一聞就知曉有人想對你要陰的，把你捆起來是個不錯的方法，但是要如何捆你，孤王腦裡轉了千百個方法，卻沒一個可用。」

「你——你——」

燕樓驚駭莫名，這個男人腦袋裡到底在想什麼？他以為他煩惱的是如何壯大部族、如何謀奪江山，沒想到，他是成天想著如何把他拐上床。

顎佳再次堵上他的唇，「孤王對你說過了，孤王不是你眼裡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孤王只是個遊手好閒的二世祖，成天只想調戲你卻不知如何下手，難道你沒發現，孤王找不到方法不敢躁進，但找來的侍妾，每一個都像你呀。」

嗡嗡的儀器聲響，有時會傳來幾段單調重複的樂曲，聲音不大，但聽在他這個渾身又痛又痠的人耳朵裡，簡直是噪音了。

「超吵的，能不能別吵了。」

于靈飛想要罵人，但喉嚨沙啞的他聲音小得可憐，一睜開眼，人都傻了。眼前阿捧居然穿著醫生白袍他驚嚇得還以為認錯人，阿捧向來正經，想不到竟然喜歡玩角色扮演，啊，也是，聽說越正經的人，私底下玩得越瘋狂。

他正想開口說笑，這才發現阿捧身後跟著一群實習醫生，看看他之後，講沒三句話就離開，儼然一副醫生巡房的架式。

他這才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，手上還吊著點滴，一室的白，這是間普通的兩人病房，簡言之，就是他在醫院。

靠，他回到現代了，還是他之前的古代幾月遊只是一場夢？他夢到阿捧醫生，還夢到了……哇哩咧！他看到八王爺了，而且那形象，媽呀！他渾身雞皮疙瘩掉滿整個病床。

這，這是誰呀？是八王爺嗎？誰來殺了他呀！快，一刀了結，讓他不要再看下去了。

他的前方擺了部電視，螢幕裡的人載歌載舞，放電的眼神、俊美的外表，還有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，主持人介紹他是最近竄紅的韓國流行歌手兼演員，下一秒，舞台下許多小女生尖叫得天花板都快要掀了。

他再看下去保證吐得整床都是，趕快換頻道，抓來遙控器轉到正經的新聞頻道時，他看到冷血漢皇帝，正揚著他慣常的痞笑，被一群記者給包圍起來詢問國事，這是最新、最熱門，得票率高達全國第一的政治明星。

沒錯，這傢伙不當政客還浪費了他的才能。

這篇新聞足足播了兩分鐘，下一篇是旅法知名畫家要回國開畫展，看到那有點靦腆的嬌俏笑顏，一股熟悉感衝向于靈飛，長得沒綠竹那麼天香國色，但那笑容跟純真的神情，卻是那個笨小孩沒錯。

然後他看到了……他頭暈了，他看到桃紅搗著臉從他病房門口走過，他旁邊的朋友扶著他，他哭得很傷心，他朋友一直咒罵著某個男人，叫那個男人去吃大便、去死算了。

不會那麼巧吧？他隨即看到桃紅身後跟上一個男的，他想買塊豆腐來撞了。承王爺打著領帶，穿著高級西裝，神色木然的想要追上去，最後卻在他的病房門口前停住腳步，一臉x瑤戲中男主角痛徹心扉的表情。

然後，他看到了木鷗，下一則新聞是某大企業的經營者剛下私人飛機，木鷗顯然是幕僚之一，也跟著下飛機，然後鏡頭轉到也來到機場的敵對集團總裁，那集團總裁一身名牌，臉上的痞笑跟冷血漢皇帝有得比。

他朝木鷗送了記飛吻，木鷗整張臉冷若冰霜，可以用來製造冰淇淋了，這又是什麼恩怨情仇呀？看不懂，他一點都看不懂。

于靈飛無力的躺回床上。這什麼鬼，這是現實嗎？還是他又在另一個夢裡？

停了五分鐘之後，他才猛地想起——怎麼、怎麼沒看到那個自大狂為了確定這是不是夢，他還捏了捏自己，會痛，拿起筆來寫「切以刑」這三個字，也寫得筆畫整齊。看來不是夢。

嗡嗡的幾聲，就看到一隻蒼蠅，那麼自由自在、神來之筆的站在「切以刑」三

個大字上搓牠的腳。

嚇！于靈飛整個人就像掉進冷凍庫裡一樣。靠，其他人都是人，怎麼這自大狂偏偏要跟別人不一樣，竟成了隻蒼蠅！

做隻熊貓至少還是國寶級保育動物，雖然圈在動物園裡，但還會找隻圓圓給他生孩子，想不到他選了個小強差不多等級的動物投胎，生命力還沒有小強旺盛，往往一拍就肚破腸流……

等、等一下，他想到一件重要的事，他曾跟切以刑xx過，也就代表他跟這隻蒼蠅……

噁，他快要吐了，真的快要吐了。

他翻身要吐，掉下床去，旁邊簾幕一掀，一個男生穿著只要是台灣人都認得的名校制服，一臉冰冷兼用他是白癡的眼神看他。

「你能不能閉嘴，別再哼哼唧唧的，吵死人了。」

于靈飛嘴巴大張，切以刑變成一個高中小鬼，而且打著吵死人的電動玩具，竟然還嫌他吵，這男人不管到哪個時代都是個該死的自大狂。

而那隻蒼蠅又輕盈的飛向另一邊，原來剛才是他誤會了，而且還誤會大了，但他由衷的感謝那是誤會。

「你——你——」

那小鬼不屑的目光輕掃而過，「大叔，你衣服繫好好嗎？沒人想看你的 GG。」

大叔？

他們頂多差個七歲而已，叫什麼大叔，而且他衣服只是亂了，又沒多嚴重，他真想對他來記過肩摔，摔死這自大狂。你不想看我的 GG，之前還拚命的慰撫我 GG，連更羞恥的那裡都看過摸過，你個香蕉芭樂。

小鬼將那簾幕又拉了起來，于靈飛氣到都快吐血。

他爬上床，發呆了一個小時，隔壁床的人則一直打電動，他拍拍簾幕，「喂，關小聲點，小鬼。」

對方的遊戲機聲音開更大了，他氣得渾身發抖，掀開簾幕，就要狠訓他一頓，小鬼神色冷冰，就像完全不認得他，「你、你不認得我？」

「我倒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搭訕的手段，告訴你，你完全不是我的菜，雖然我男女通吃，但至少要是美女、帥哥，你出局了。」

于靈飛乾笑。雖然在心裡告訴自己，這自大狂不認得他好得很，因為他就不會想要戳他屁屁，害他老在心理建設自己是被迫上床的，但事實是當對方眼裡露出完全陌生的神情，他的心刺刺疼疼的，而且越來越難受。

「你真的不認得我？我是桃紅呀。」

聽到「桃紅」兩字，小鬼好像有點被觸動，隨即又仔仔細細的看他一眼，「你昨晚偷聽我跟我同學說話，對吧？我是常會夢到一個叫桃紅的女孩，每次快要牽到她的手，她就又不見了，但抱歉，你長得一點都不像她。」

忽然一切聲音都停了，說話的、電視的、遊戲機的，全都靜默，連那小鬼一動也不動。

一個白髮老公公平空冒出來，拽著于靈飛的手，隨即他聞到濃濃的酒味。

那白髮老公公怒吼，「都是你、都是你害的，讓這個男的完全不理會三生石上的安排，應該娶的女人，他一個都沒娶，把人家玩玩後，才說妳也不是桃紅就跑了，害得那些受害者的狀紙都可以疊成高樓大廈。」

他目瞪口呆的瞪著對方，「切以刑造的孽關我什麼事，他喜歡我，我也沒辦法呀！」

聽到他這麼在意他，于靈飛心裡總算平衡了些。

白髮老公公氣得吹鬍子瞪眼睛，「你與他本無姻緣，不，該說你跟他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你一腳介入，若是露水姻緣也就罷了，還壞不了什麼事，偏偏讓他對你上了心。」

「你消失之後，他就瘋了，他不知你的姓名，只知你叫桃紅，他是鐵了心的要找到你，三生石上的姻緣他全都當成屁，任我們把那些女人都整成絕世美女獻上去，他也是一腳踢開，將我們這些得道星宿都給整慘了。」

「那狀紙是日日夜夜的疊上來，我光是審閱就手軟，那些女人的叫冤更是讓我們的耳朵都快聾了，偏偏這傢伙身上煞氣重，誰也動不了？！」

「你，你給我想辦法，逼他喝了孟婆湯，把你忘得一乾二淨。」

白髮老公公可沒忘，當初切以刑走在陰風慘慘的奈何橋上時，一知曉喝了孟婆湯會把桃紅給忘了，當場把孟婆給打成重傷。

每世他一輪迴，孟婆見了他，就像老鼠見到貓一樣，「嗖」的跳下奈何橋避難去，被人撈上岸時還直發抖，恨不得他活久一點，別常到陰間報到，這麼兇殘暴力的人，誰敢讓他喝下孟婆湯。

打住回憶，他把一瓶裝了不明烏黑藥汁的保特瓶塞給于靈飛，「讓他喝一口，忘了五年的事，喝一瓶，他會連來處都忘了，去讓他喝下。」

為了怕那煞星報復，他還特別裝多一點，要讓他忘得徹底。

想了想，他拿了一顆糖果給于靈飛叮嚀道：「這是回魂丹，我先把他打暈，餵他一顆讓他的靈魂離身，只要他喝了這湯後，再把這藥給他吃下，他就回魂了。」

「你說笑吧，這明明是 m&m's 巧克力。」于靈飛望著手裡的糖果。

「哼，什麼巧克力，這可是我最新發明，吃一顆離魂，然後你叫他名字，吃第二顆他就回魂了，好吃又方便，為了防止失敗，你還是多帶幾顆好了。」

他塞了一包給他。

學建築的于靈飛邏輯很強，有點不解的問：「既然我不是那世界的人，也不該跟切以刑有牽扯，怎麼我會跑去那裡，而且看起來我這一世的肉身沒死呀。」

這話問得白髮老公公臉色青白，他舉起柺杖，怒斥道：「你一介凡人，也敢向本大仙問東問西，你不要命了嗎？」

他一吼，酒味就更濃了，于靈飛猛地想起，自己掉下去的那口古井，雕得不就是這白髮老公公的相嗎？他神色一變。

「你、你該不是喝醉了，就把我隨隨便便丟到一個莫名其妙的時代裡吧？」

「老夫不過是多喝了幾杯，頭腦發暈，剛好看你跌進井裡，覺得好玩就、就……」

于靈飛一把扯起他的衣襟。原來他淪落到古代做老鴿，全都是這個老頭的錯，還

囂張的對他指手畫腳，這傢伙……若他是皇帝，早給他一句「拖出去砍頭」了。

「你這個天國公務員竟然這麼蠻橫，我家附近的圖書館員若是弄錯書，還要向我道歉，而你上班時喝酒不辦事也就罷了，闖了禍居然還怪人民，看我不告得你撤職查辦，我就不姓于。」

那白髮老公公被罵得縮成一團。

旁邊響起一聲輕柔的嘆息，「靈飛，放過他吧。」

又是一個讓于靈飛嚇了一跳的人物，只見何仙姑輕飄飄而降，落到他的面前，她眼角含淚的說：「乖孩子，我修道有成，位列仙班，看見你還好好的，讓我好生欣喜。」

她說欣喜，卻一直掉淚。

于靈飛最看不得女人哭，「仙姑，相見是喜事，妳幹麼哭成這樣，害我也想哭了。」

何仙姑悔恨道：「我一句錯話害得阿捧、謁宏永世不再相見，他們早逝，全都是我害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于靈飛聽得一頭霧水。

何仙姑止住哭聲後解釋，「我以為謁宏是嫌棄阿捧，才給他下藥，但其實不是的，他只是不想耽誤阿捧，說到底，他還是對臉上的那塊鬼胎記自卑，但阿捧也深信謁宏嫌棄他而選擇離開，他後來跟我學醫，一次出外救人時，被傳染病症，那病發作得又急又猛，結果他病死，孩子也死了，謁宏得知他的死訊，又知道阿捧竟有了他的孩子，孩子也死了，他悲恨交加，七日後傷心的離開人世。

「然而事情並未結束，那被嫌棄的傷痕烙印在阿捧的心上，不管轉世幾次，他都孤獨終老，而謁宏也像要逃離這傷痛，生生世世遊戲人間，再不肯交付真心。」

「阿捧死了？」什麼孩子不孩子，他聽不懂，只抓住重點問。

何仙姑點頭，「你回到現代後，阿捧一年半後就死了，但他不是最早死的，最早死的是綠竹。」

「轟」的一聲，于靈飛眼眶紅了，那個天真、總是睜著一雙水汪汪眼睛看他的孩子，竟然是最早死的。

「怎麼死的？傳染病嗎？」

綠竹那麼健康，怎會突然就死了，除了傳染病，他想不到其他了。

何仙姑哭道：「不是，是被人用箭給射死的，你也知道謁圖對他是特別的，這事被有心人知曉，就趁著謁圖帶他外出用箭射殺他，表面是刺君，實則是為了挑起戰爭，像之前意圖毒殺切以刑，也是要白宋國自廢武功，綠竹死後，謁圖鎮日消沉，然後是波難國舉兵進攻。」

「皇上沒找他們報仇就不錯了，他們為啥攻了過來？」

何仙姑難受道：「因為木鷗死了。」

「什麼？木鷗死了！他的死又為什麼……」于靈飛越聽越糊塗。

「木鷗是化名，他的真名是燕樓，是波難國新君顎佳的愛人，有人用白宋國特有毒藥毒死木鷗，顎佳氣瘋的舉兵殺過來，兩國兵戎相接，從此民不聊生。

「之後桃紅被以謀反罪名處死，謁承立刻請纓上陣，他死在荒漠裡，連屍體都找

不到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最可憐的是那一世糾纏的錯誤在他們心裡刻下傷痕，次次輪迴都選錯選項，誤了自己與他人。」

「那樓裡的人……」

「風嫋做了一個富戶的妾，他還算命好，被疼了兩、三年才失寵放了出去，他想要經營茶樓，但沒推陳出新的本事——做不下去後便又回到本行，其他人活在戰爭之下，民生凋蔽，于國公府淪為廢墟，放眼皆是餓殍，街上滿是傷兵，那些鸚兒沒有一技之長，運氣好的，就做了軍妓，運氣不好的，就、就在路上任人糟蹋了。」

于靈飛一跤坐倒，于國公府變成廢墟，那于任心那個小屁孩不也是兇多吉少，一想到他那變聲中的鴨公嗓，他現在一點都笑不出來，更別說綠竹、于任心都死了，林青娘哪有不傷心至死的道理。

而他樓裡那些人，每日圍著他說說笑笑，不論親疏遠近，每當以為他跟切以刑吵架，一個個大清早就跑來他房裡求他回心轉意，千萬別誤了自己的終身。

那關懷是發自內心，更別說阿捧、綠竹、風嫋這三個人，他對他們，就像哥哥對弟弟一樣，他回來現代後，一個心碎病死、一個被陰謀害死，另一個被人作踐當妓，他怎能忍受？！

「我要回去！」

何仙姑臉現喜色。

白髮老公公卻皺著鼻子道：「胡鬧，那個時代不是你應該……」

于靈飛一腳把他踹到牆角去，惡狠狠道：「不是我應該去的時代我就已經去過了，再讓我去又如何？你不讓，行，何仙姑，我們就告這個老頭怠忽職守、有酒癮，犯了錯後，還想欲蓋彌彰，拿老百姓我玩耍，甚至要我替他擦屁股，切以刑辜負了多少人，全都算在他頭上。」

「行，你兇，你橫，我怕了你，總行了吧。」

白髮老公公一頭冷汗。堂堂月老做得這麼窩囊，他不過是喝了點酒，發了場酒瘋，把這個人給不小心弄進另一個時代，想不到這小子跟煞星切以刑都不是好惹的，怪不得切以刑惦著，死也要找到他。

依他看，不是愛他，是要找他報仇的吧！

好，就讓你回去，讓你們狗咬狗一嘴毛！

「但桃紅身子已經物歸原主，就給你另一副皮囊吧。」

于靈飛還沒來得及表示意見，一陣白光閃動，他被捲進強光之中，炫得眼花頭暈，這才想到一件事忘了問。

「仙姑，起碼也告訴我，到底是誰做這些事的，我把他揪出來——」他大吼，唯恐對方聽不到。

就聽到遠遠的傳來何仙姑一陣長長嘆息，「造孽，這一切都是那個人造的孽呀。」當人上人就要那樣嗎？可憐了誰，可憐了他的孩子們而已。

「那個人」是誰呀？可不可以直接說名字，講得這麼不清不楚，他哪知道誰是終極大魔王，這樣怎麼破關啊？

又一道光線朝他的頭射來，他暈了過去，等醒過來時，他左手拿著保特瓶，右手拿著一包 m&m's 巧克力，他幾乎破口大罵，那個混蛋老頭，他是故意的吧，這個人看起來比風孀還小、胳膊比桃紅還細，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，這會兒渾身濕淋淋的，像剛投河自盡，他從河邊沙地爬起。

環視周遭環境，這根本荒郊野外，他要去京城呀。

混蛋，又叫他當鷓兒了，他就不能命好點，投身在有錢人家裡，當個整天拿扇子搨、調戲良家婦女的富二代嗎？就像那個冷血漢皇帝一樣。

造孽，這才叫造孽，那個天國公務員，他要告他，告死他！

Crescent